

廣陵書社

儀顧堂集輯校

(清)陸心源撰 鄭曉霞輯校



全國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員會直接資助項目

儀顧堂集輯校

(清) 陸心源 撰 鄭曉霞 輯校



廣陵書社

圖書在版編目 (C I P) 數據

儀顧堂集輯校 / (清) 陸心源撰 ; 鄭曉霞輯校. —
揚州 : 廣陵書社, 2015.9

ISBN 978-7-5554-0401-9

I. ①儀… II. ①陸… ②鄭… III. ①古典詩歌—詩
集—中國—清代②古典散文—散文集—中國—清代 IV.
①I214.92

中國版本圖書館CIP數據核字 (2015) 第220339號

- 書 名 儀顧堂集輯校
著 者 (清) 陸心源撰 鄭曉霞輯校
責任編輯 王志娟 嚴 嵐
出 版 人 曾學文
出版發行 廣陵書社
揚州市維揚路 349 號 郵編 225009
<http://www.yzglpub.com> E-mail: yzglss@163.com
印 刷 江陰金馬印刷有限公司
開 本 889 毫米 × 1194 毫米 1/32
印 張 15.25
字 數 355 千字
版 次 2015 年 9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標準書號 ISBN 978-7-5554-0401-9
定 價 65.00 圓

(廣陵書社版圖書凡印裝錯誤均可與承印廠聯繫調換)

整理說明

陸心源（一八三四—一八九四），字子稼，一字剛父、剛甫，號存齋，晚號潛園老人，浙江歸安（今湖州）人。咸豐九年（一八五九）恩科舉人。曾官廣東南韶兵備道，調高廉道，後署福建鹽法道，同治十三年（一八七四）去職歸里，潛心學問，專意著述。光緒十九年（一八九三）開復原職，並召對於故宮勤政殿，委至上海稽查招商局事，然未及充分施展抱負和才華，罹疾而逝，終年六十一歲。陸氏年輕時就好讀書，嗜收藏，且家境富饒，『偶見異書，傾囊必購』，晚年各類藏書達十五萬卷，為晚清四大藏書家之一。陸氏不僅藏書閎富，且著述頗豐，有《儀顧堂集》二十卷，《儀顧堂題跋》十六卷，《續跋》十六卷，《詒宋樓藏書志》一百二十卷，《續志》四卷，《金石萃編續》二百卷，《穰梨館過眼錄》四十卷，《續錄》十六卷，《唐文拾遺》八十卷，《唐文續拾》十六卷，《宋詩紀事補遺》一百卷，《宋詩紀事小傳補正》四卷，《千巖亭碑錄》六卷，《續錄》四卷，《古磚圖釋》三十卷，《群書校補》一百卷，《吳興詩存》四十卷，《吳興金石記》十六卷，《歸安縣志》四十八卷，《宋史翼》四十卷，《元祐黨人傳》十卷，《校正錢澣薌疑年錄》四卷，《三續疑年錄》十卷，《金石學錄補》四卷，凡九百四十餘卷，總稱《潛園總集》。

陸心源一生以藏書顯名，因此，後人對其一生成就的關注也多集中在其珍貴的藏書及《詒宋樓藏書志》、《儀顧堂題跋》、《儀顧堂續跋》這幾部版本目錄學著作上。事實上，除了古籍版本目錄學之外，陸心源在金石、考據、校勘、補史、修志等學術方面亦具有很高造詣。同時，作為有清一代官僚隊伍中的一員，陸心源對

當世的時局、經濟、外交等現實問題也有不俗的見解和主張，在政治實踐中也頗有建樹。可以說，在晚清學者中，陸心源可謂『經學、考據、文章而兼經濟』者，不應『僅以藏書家目』之。（潘祖蔭語）《儀顧堂集》就是一部較能全面反映陸心源學術、政事諸方面才能的著作，在陸心源及相關研究中具有重要價值。然在陸心源身後，這部著作并未能引起陸氏相關研究者的足夠重視，僅作為清人文集中的一分子有過幾次影印出版，即一九七〇年臺聯國風出版社本、二〇〇二年上海古籍出版社《續修四庫全書》本和二〇〇五年上海古籍出版社《清代詩文集彙編》本三種，且所收均為二十卷本。可以說，迄今為止，對《儀顧堂集》的研究還未真正開始。《儀顧堂集》目前存世有八卷本、十二卷本、十六卷本及二十卷本四個版本：清同治間（一八六二—一八七四）刻本（八卷），清同治、光緒間（一八六二—一九〇八）刻存齋陸氏所著書本（十二卷），同治十三年（一八七四）福州刻本（十六卷），清光緒二十四年（一八九八）刻本（二十卷）。各本版式相似，均為白口，單黑魚尾，四周雙邊，每半葉十行二十字，版心鐫題名、卷數，各卷端題『儀顧堂集卷某』，次行題『歸安陸心源撰』。除了卷數之外，各本主要有以下不同：

一、刊刻時間有先後之分。八卷本，雖未明確標識刊行年代，但據卷前各序、卷末『羊城西湖街正文堂承刻』小字記，結合繆荃孫所撰《二品頂戴記名簡放道員前廣東高廉兵備道陸公神道碑銘》、俞樾《廣東高廉道陸君神道碑》所記陸氏為官廣東的時間，大致可確定為清同治間（一八六二—一八七四）刊本。

十二卷本，卷端下署『存齋陸氏所著書』，刊刻年代亦不詳。然據卷八《記異》一文有『同治十年三月二十二日』之句，可以確定其刊刻時間必定晚於同治十年（一八七一）。又據收文數量及內容，可判定其刊行時間亦必定晚於八卷本。

十六卷本，書前牌記題曰『同治十三年歲次甲戌孟秋福州重刊』，可知同治十三年（一八七四）即該本準確的刊刻時間。同樣，根據收文數量及內容，可確定刊行時間應晚於十二卷本。

二十卷本，首葉有『光緒戊戌孟秋既望俞樾署檢』牌記，光緒戊戌為光緒二十四年（一八九八），此即該本刊刻時間。此為四個版本中刊刻時間最晚的版本。

二、收錄篇章及數量有所不同。八卷本，卷首依次為陳奐、徐宗幹、吳式芬、沈兆霖、鄧輔綸、王拯題詞，同治紀元之四月萬青藜、咸豐己未孟冬徐有壬、己未春二月姚誠敘及自序。卷後附別稿一卷，為陸心源浙江鄉試的策文，共五問。這些篇章均為其他各本所無。正文共收文六十三篇，其中，卷一之《正名解》、《毛詩傳》假借釋例》，卷二之《英吉黎國貢市考》，卷五之《重修湖州府城記》、《馬節愍公塑像記》，卷八之《讀鄧析子》，僅見該本。主要為經學、小學、考據、史傳方面的著述及試策，表現出在科舉應試方面所做的努力，應該多作於其準備科舉應試之時。而《英吉黎國貢市考》、《招撫長興難民充兵議》、《籌復湖州議》等篇章已表現出不凡的政治見識。

十二卷本，卷前無序，卷後為同治六年（一八六七）茂名楊廷桂跋。正文卷九之《禹貢說斷跋》僅見該本。目錄卷七之《誥授朝議大夫禮部精膳司郎中鄭君家傳》、卷八之《讀莊子》未見諸正文，而正文卷九之《書游大昇本〈宋史全文〉後》、卷十之《〈傷寒紀元妙用集〉書後》、卷十一之《〈春卿遺稿〉跋》則未見諸目錄，實際收文一百六十篇。張燕嬰女史認為，從板式及部分篇章中依稀留下的不同程度挖改書板的痕跡，該版『係據八卷本擴充而來』。與八卷本相比，該本所增加的九十七篇文章中，藏書題跋占據大半，其藏書之趣與在古籍版本學方面的才能此時已展露出來。

十六卷本，卷前有無名氏致陸心源手劄一通代序，據張燕嬰女史考證，為潘祖蔭手書。卷後有李應珪跋。該本共收文二百五十三篇。據篇目順序及刊刻時間，是在十二卷本的基礎上進行擴充和修改而來，主要是增加了為《湖州府志》撰寫的各類人物傳記一卷七十篇。

二十卷本，卷前為光緒戊戌（二十四年，一八九八）俞樾序，卷後保留了十二卷本的楊廷桂跋和十六卷本的李應珪跋。正文共收文三百零九篇，為四個版本中收文最多的一本。同樣，由篇目順序及刊刻時間可知，該本又是對十六卷本的擴充和修改而成。就內容而言，所增加的篇目一半以上都是書籍序跋，顯示出陸氏晚年歸鄉里居頗致力於藏書、刻書事業的學術及事業傾向。

三、各版相同篇目之間，文字間有差異。這種差異主要表現為兩方面：一是題名差異。這種差異又表現為三種類型：

第一類，版刻錯誤導致的差異。如卷一的《釋茶》，十二卷本作《釋茶》，據該篇內容，「茶」字係「茶」之誤書。又如卷二的《南宋浙江酒課考》，十二卷本目錄作《宋南浙江酒課考》，「宋南」二字顯然係刊刻之誤。第二類，後刊本對文字進行重新斟酌、修改導致的差異。如十二卷本卷三的《賈生從祀議》，在十六、二十卷本作《擬復漢儒賈誼從祀議》；《顧亭林先生從祀議》，在十六、二十卷本作《擬顧炎武從祀議》，就屬這種情況。

第三類，後刊本對前刊本文字修改不盡導致的差異。由於《儀顧堂集》四個版本之間存在一種連續性的修改、擴充過程，因此，往往有對前板進行個別文字修改後再利用的情況。有時由於修改不徹底，也會導致各版文字之間的差異。如八卷本卷四的《說文引經考敘》，其後的三個版本目錄「敘」均改作「序」，而

十二、十六卷本正文標題仍作『敘』，顯然是修改未盡。又如八、十二卷本卷五的《寫經室記》，十六卷本目錄同，而十六卷本正文及二十卷本作《寫經堂記》，可見十六卷本修改未善。

二是正文文字間的差異。這其中主要有三種情況。

第一種，各版使用異體字導致的差異。這種情況在古籍文獻中屬常見，此處不再贅述。

第二種，刊刻錯誤導致的差異。如卷三的《賈生從祀議》、《班書·藝文志》：「至宋《志》，乃妄生異見，人之雜家。」『異見』，十二、十六卷本作『意見』，顯然刻寫錯誤。此種情況亦屬常見。

第三種，也是最主要的情況，就是對已有版本文字的修改。除了遣詞造句的修改，最為突出的是段落內容的修改與調整。如卷二的《酒課考》一文，八卷本最後『或者謂，稽查不嚴，則無以杜私……於國固無損也，況飲者未必多乎』一段，其他三本均刪而無存。另有部分篇章不僅限於段落的調整，而是在查閱相關文獻的基礎上，做了大幅度的修改，甚至幾近重新撰寫。這種狀況主要出現在各類人物傳記中。如八卷本卷七之《趙忠節公別傳》、《二忠傳》，十六卷本卷八之《劉誼傳》、《沈調傳》、《沈該傳》、《沈昭遠傳》、《劉岑傳》、《俞俟傳》、《沈樞傳》、《劉度傳》，十六卷本卷九之《張有傳》、《沈長卿傳》、《葛立方傳》、《施元之傳》、《沈清臣傳》，十六卷本卷十之《沈度傳》、《韓元吉傳》，在二十卷本都進行了大幅度的修改。

四、同一版本篇章內的文字差異。這種狀況主要表現在篇章題名中，且各版均有。如二十卷本目錄卷二之《肅府本閣帖非出淳化祖本考》，其中『祖本』二字正文作『祖刻』。十二、十六卷本目錄卷三之《上吳子苾閣學書》，正文則作《上吳子苾閣學論國朝古文書》。此類狀況在問世較早的十二、十六卷本中出現頻繁（關於八卷本，目前中國國家圖書館及南京圖書館藏本均未見目錄，因此情況不明），究其原因，應該主要是校勘不精而導致。

由以上差異可以看出，首先，陸氏本人對《儀顧堂集》這部著述非常重視，所以纔反復整理刊行。其次，《儀顧堂集》的刊行過程貫通了陸氏一生，從中不僅透露出陸氏對所處時代社會、政治問題不斷思考的過程，也展示了陸氏學術傾向最終形成的過程。有鑒於此，通過該文集的全面整理，其意義就不僅是一個文字校勘的工作，更可以清理出陸心源不同時期的行迹、政事及學術傾向，進而把握人物思想發展的脈絡，為其及相关研究提供重要借鑒。

本次整理以二十卷本為框架，將存世《儀顧堂集》四個版本之篇章作彙集整理：

一、整理後的《儀顧堂集》將囊括存世四個版本的所有篇章。

二、卷次以二十卷本為構架，各本均收之篇章，且卷次相同者，不另作說明。不屬各本均收之篇章，在目錄中註明收錄之版本及卷次。

三、凡各本相同篇章間文字之差異，均以腳註註明，必要時進行簡要考證。如相同篇章之間文字修改幅度較大，則以卷後注釋的形式，附錄另本之全文。

四、凡避諱字，逕改作原字，不另出校。

五、凡遇各本異體字，大都採用通行字。

六、凡明顯之錯誤以及其他脫、訛、衍、倒之文字，以腳註形式出校。

古籍整理是一項對整理者個人素質要求很高的工作，不僅需要具備較高的學術素養，更需要嚴謹審慎的態度 and 對事實真相孜孜求索的精神。古籍整理又是一項努力接近原著面貌的工作，縱使竭盡全力，也很難做到完美，古人就已感歎校書如同掃落葉，其中的失當甚至謬誤終不可避免，此次《儀顧堂集》的整理亦不能例外，如有失當之處，敬請海內外學人給予批評指正。

萬敘〔一〕

存齋陸君為余按試湖州所得士子，書無所不窺，作詩、古文具有法度。尤留心經世之務。庚申春，計偕入都，寓居宣武門南，去余居甚近，時就余質所業，余深器之，以為必能有所樹立。及下第南歸，南中喪亂，湖郡諸紳爰舉義旂，聚眾固守，賊至屢却，大江南北，指為鐵城，君與有力焉。旋以毀家紓難故，議敘知府。君性強直，不肯輕下人，既見兵驕無紀，時為憂深慮遠之論，同人寢不能容，豸攜家遠徙。入都請覲，將筮仕粵東，出所著示余。覺其學益進，其議益高。議兵議餉皆實事求是，確然可見之施行。由是而益進之，其可以大受無疑也。今湘鄉閣帥欲求江浙人材，為恢復之先路，余擬為之推轂，以成不世之功。君亦頗有此志，終以二老在堂，驚心烽火，訣計赴粵為迎養之計。太守，古之方伯。海邦，有為之區。勉哉！無負吾黨之望。同治紀元之四月，德化萬青藜〔二〕。

〔一〕 見八卷本。

〔二〕 萬青藜（一八二一—一八八三），字文甫，號照齋，亦號藕舲，諡文敏，江西德化人。道光二十年（一八四〇）進士，歷任禮、吏、刑、兵部左右侍郎，都察院左都御史，署吏、戶、刑部尚書等職，官至吏部尚書。

徐敘^{〔一〕}

吾鄉山水清遠，士多以風流文采相尚，究心有用之學者蓋寡。明茅止生氏以文章經濟為高陽相國所引重，風氣為之一變云。予開藩南楚，即聞吾鄉有七子者，皆不羈才，恨未得見。及奉諱旋里，始先後識之。而存齋陸君為之巨擘。讀其所著，指陳鑿鑿，洞悉時艱，其志不肯作第二流人物，意氣之盛，疑若非吾鄉人者。及予移撫江蘇，適得亭林先生《肇域志》稿本，思版行之，屬君校比輯，小滄浪館以居。君論學之餘，兼及時政。君每以『水懦不如火烈』為言，聞者側目，余亦未敢謂然。久而思之，君言固救時之藥石也。今君將赴計車，屬余識數語于卷端，以當贈別行矣。念君斂其鋒鉞，謹其語言，毋使忌材者得乘其隙，愛才者畏試其鋒。以是為序君之文也可，以是為贈別之言也可。咸豐己未孟冬，同里徐有壬^{〔二〕}。

〔一〕 見八卷本。

〔二〕 徐有壬（一八〇〇—一八六〇），字鈞卿，順天宛平人，祖籍湖州。道光九年（一八二九）進士，歷官雲南布政使、湖南布政使、江蘇巡撫。咸豐十年（一八六〇），太平軍圍攻蘇州，城破遇難。事見《清史稿·列傳》一百八十二。

姚敘〔二〕

文原於天而成於人，天之所授者才也，而其成則視乎學。才美而學不至，學至矣而才不足以發之，是二者皆不可以言文。古今文人無慮數十百家，大達才傑之士，義氣卓絕，其文往往驚奇變異，凌厲一世，不可控御。而攷厥根柢，或不免於延薄。而矯之者務徵實援古，尺寸積累而後成。而其才或奴下，則困又窒而眇通，迂重而弗能自舉。二者為涂不同，為失則一。甚矣夫！文之難也。自六經、諸子以降，文章之盛，莫如鹵京。纍數百年而盛於唐，又數百年而再盛於宋。其時必有一二儒者為之倡道，而天下之士雲合響應，翕然大同，各出其奇以相雄長，天地旁薄鬱積之氣至是而盡泄無餘。其風流所被，麻一世、再世而未衰止。蓋氣運之感，異才既同時竝興，而又必有人為之先道，相推相勉，以屬於學而發於文，用耐空絕前後，以極一時之盛，而非凡為文者所可以幾而及也。南渡以來，文統中絕，仕者不恒出，出者夾拘於晚近規模，氣力不逮前人。蓋氣運衰而文章尚，非一日之故矣。吾友陸君子稼，高才博學，工為文章。己未之胄，錄其先後所仕文尋四十餘篇，為《儀顧堂集》，俾予為之敘。予初識子稼時，猶未以文名，然竊奇子稼之才，以為當以文章擅天下。已而子稼之文出，盡掩同時諸子而出其右，一時仕者推服無異詞。蓋其為學精至，既非流輩所及，而用意超卓、奇變，不可揣兒。又其天授之才，有獨至也，子稼勉之矣！文章之運，衰久必盛，今其復盛之時

〔一〕 見八卷本。

矣，願益自奮其才而務增其學，集古今之美，成一家之言，以為天下倡道，致本朝之文於兩漢、三唐，而一洗元、明以來之陋，子稼勉之！當今之世，舍子其誰哉？僕雖不敏，竊樂觀其成也。己未胄二月，歸安姚誠〔二〕謹敘。

〔一〕姚誠，字孝威，慈溪人。由禮部儒士授中城兵馬司吏，城陷自盡。

自序「一」

余年十五六，《六經》、《三傳》畧能上口，不屑屑為制舉業，酷好詩、古文辭。稍長，與同學諸子為詁經推史之學，奮欲有所撰述，以求聞于後世。既而，知章句之數，大儒所不道，復泛覽經史百家，以及國朝官書，旁逮歐羅人所著，靡不究其所以嚙而求其可以行，蓋余亦漸以患難廢矣。生平最服膺顧亭林氏之學，以為三代而下罕有其匹。昔鎬孝標作《敘傳》，自比敬通，三同四異。余于亭林，何能為役？綜該生平，竊不自揆，異同之故，可畧言焉。

亭林生長吳中，不染偽脆浮華之習，余家世南中，性頗剛決，好與秦楚人交，此一同也。亭林少負才名，性不諧俗，與同里歸莊齊名，有『歸奇顧怪』之目；余少與同里姚孝廉以古道相砥厲，流俗指目，稱為『狂生』，此二同也。亭林名滿天下，車轍所到，通儒、傑士倒屣爭迎；余雖不才，巨人長德苟可親依，半皆捧手，此三同也。亭林出必載書，以兩騾負《十三經》、《廿三史》以行；余性喜出游，船脣馬背，未嘗一日廢書，此四同也。亭林著作等身，風行海內，後有作者，必來取法；余志大才疏，妄欲撰集，仰望屋梁，祇供覆瓿，此一異也。亭林足迹所經，幾遍天下，嘗言九州歷其七，五嶽登其四；余生長南中，東囿于海，雖北抵燕趙，而西畧未聞，此二異焉。亭林以諸生被薦，受職兵部；余幸邀一第，納貲為守，志在用世，迹近躁進，此三異

「一」 見八卷本。

焉。亭林善于經營，所至買田治產，累致千金；余世業計，然尚可自給，自經兵燹，蕩然如洗，林林食指，餬口為難，此四異也。雖然，亭林身丁明季，不能有所表見，及乎本朝，又甘苦節。余以愚昧，遭際聖朝，幸得一官，頗思自效，他日倘以亭林之言見之行事，或大亭林所不棄乎。

序「二」

存齋仁兄大人閣下：

得手書并賜以大集，拜誦一過，欽佩難名。荆公一論，先得我心。諸書題跋，尤為心醉。本朝以經學、考據、文章而兼經濟者，唯亭林一人，公真得其傳者。頰首至地，非敢貢諛也。惜公之不得遂其用耳。然公雖不獲即顯，而藏書之富，已過范東明矣。且掀天揭地事業有待於公者正多，非公正不足行之耳。僅以藏書家目公，豈足以盡其蘊蓄耶？弟碌碌無能，望洋驚歎，唯有心悅誠服而已。近以春秋二曹事多，兼丑刻內直，無片刻閒，一無補救，可愧！可愧！至好恕其草率。敬謝，即頌著安。年愚弟頓首。五月廿五日。

「一」見十六卷本，原本無題，此題係整理中另題。序文并無撰者名，據張燕嬰女史《陸心源〈儀顧堂集〉的版本》一文考證，當為清潘祖蔭所撰。文見《浙江大學學報》（人文社會科學版）二〇〇九年第一期。

《儀顧堂集》序「二」

有明一代，學術衰息，不如唐宋遠甚。及其季也，亭林先生崛起，原本經術而發為經世之學，遂卓然為一大儒。近世學者徒見其《杜解補正》諸書為阮文達采，列《皇清經解》之首，遂奉亭林為我朝治漢學之先河，而不知此未足以盡亭林也。

吾郡存齋陸君所學，以朱子為宗，而又深病世之裨販《語錄》、掇拾《大全》者，號為宗朱，而適以叛朱，因於國初諸大儒中，獨於亭林有深契焉。其言曰：『學也者，上究今古興衰之故，中通宇宙利病之情，下嚴身心義利之界，……在本朝，則亭林、稼書是也。』又曰：『亭林之學，一本朱子，而痛斥陽明，其才足以撥亂而反正，其行足以廉頑而立懦。至其教人以「博我以文，行己有恥」二句為準，尤足以持時局而正人心。』君所言如是，其所宗尚可知。故以『儀顧』名其堂，而即以名其集。今讀其集，議論純正，根柢淵深，信有如潘次耕敘亭林先生書所謂『綜貫百家，上下千載，詳考得失，斷之於心，學博而識精，理到而詞達』者。至於一名一物，考訂精詳，亡篇逸句，蒐輯無漏，則又亭林先生所以開漢學先河者也。宜先生以『儀顧』名堂，而即以名集矣。

君之歿也，余為志其墓，言君『既優於學，又優於仕，仕學兼優，斯為古之君子』，一時頗以為知言。越